

淡墨青杉◎著

现代热血青年张伟自一个小小的海盜起家，
却步步走上了问鼎天下的道路……

天下书盟重点推荐

首部东方玄幻热血小说



大龙明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2

淡墨青杉◎著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明龙腾/淡墨青杉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6. 10

ISBN 7-5039-3093-4

I. 大… II. 淡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3066 号

大明龙腾

著 者 淡墨青杉

责任编辑 帅 克

装帧设计 灏 洋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76

字 数 120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3093-4/I·1431

定 价 88.00 元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

大明末年,天下大乱。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的率领下攻城掠地,所向披靡。与此同时,关外一代人杰皇太极亲率十万精锐八旗骑兵,随时准备入关,夺取大明天下。

张伟——一个现代的热血青年,因一次意外穿越时空,回到了十七世纪中国的大明末年。此时此刻大明王朝已是千疮百孔,腐朽不堪,危危欲坠。正逢此时的张伟却利用自己掌握的现代知识,自一个小小的海盗起家,步步走上了问鼎天下的道路,从而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历史……



三大帝王

最得意的帝王

汉帝张伟:来自未来,凭远超几百年的经验改变历史创立大汉王朝。为人行事果断、狠辣、稳重,平生从不做没把握的事,政治作风强硬,一扫数千年儒家治世的传统,大力改革,使国富民强,复兴汉唐盛世在世界各国心中的上国地位。

最愚蠢的帝王

明帝崇祯:满怀中兴大明的热情,却使明朝更陷深渊,直至亡国。其人生性多疑,好大喜功,喜怒无常。其蠢至空留几千万金银给亡其国的异族,却不愿分出一两银子振军救民,以至民反军散,独留孤家寡人于煤山上吊而死!

最郁闷的帝王

清帝皇太极:雄才伟略,勇悍无比,天下本属于他,历史本也是由他带领八旗建立大清王朝。但却因汉帝张伟的横空出世,改变了历史,而使本属于他的一切化为乌有,他也因此郁郁而死!

◀ 武将榜 ▶

施琅

大汉水师大帅，与汉帝张伟相交于微时，一起创业打江山，其人极具将才，兵法谋略极佳，水战未有一败，后被封世袭伯爵之位。

张瑞

大汉飞骑军大将军，对张伟忠心不二，为人勇悍多谋，为汉帝转战天下，战功超卓，后被封世袭伯爵之位。

张薰

大汉金吾卫大将军，对张伟忠心不二，为人凶猛好战，曾为汉帝亲卫大将军，勇猛有余，谋略不足，却也无大过，战功无数，众敌深惧其人，后被封伯爵。

契力何必

高山族勇士，为张伟所收服，其箭术无双，为大汉万骑大将军，领三万高山战士为大汉征战天下，无往不利。

黑齿常之

契力何必亲弟，大汉万骑大将军，与其兄一起为大汉征战天下，勇猛无比，立下战功无数！

刘国轩

大汉龙镶卫主帅，汉王起家时的家臣，为人冷静多智，稳重，极具帅才，张伟的左右手，大汉的开国功臣，后被封世袭伯爵。

周全斌

大汉第一勇将，智勇双全，极善机变，张伟最信任的大臣之一，与刘国轩同为五虎上将，位列伯爵！

孔有德

龙武卫大将军，治军有方，勇力过人，本为前明大将，后依附张伟，成后汉开国之大将！

左良玉

为人深沉，本为辽东大将，却为张伟所救，极具帅才，跟随张伟后被委以独当一面的重任！先驻守倭国，为倭国总督，后为统兵大帅，为大汉江南攻略的南面统兵元帅！

曹变蛟

神策卫大将军，勇猛无比，而智谋不深。打仗身先士卒，常赤膊上阵，敌人畏之如猛虎，曾以大刀力杀荷兰战士数十人，被西方人视为屠夫魔鬼！

贺人龙

与曹变蛟一起并称汉军双虎，强悍无比，身负重伤数十处依然不下战场，几被视为铁人！

林兴珠

智勇双全，善攻城战和袭击战。

尚可喜

前明大将，后随耿精忠、孔有德一起依附张伟，立下极大战功，为大汉开国功臣。

耿精忠

前明大将，后随尚可喜、孔有德一起依附张伟，立下极大战功，为大汉开国功臣。

祖大寿

辽东大将，对大明极其忠心，一生只追随袁崇焕镇守辽东，后为保全袁崇焕名节，战败自杀而亡！

赵率教

辽东大将，袁崇焕部下最精锐将领，为人多智，锦州失守，诈降满清，却心系大汉，后成大汉名将！

吴三桂

辽东大将，年轻有为，其人多智，深谋远虑。

多尔衮

满清睿亲王，皇太极之弟，其人勇猛多智，心机深沉，是皇太极之下最为有名的满人名将！

李侔

李岩之弟，汉军军中猛将，领五百勇士力战大破开封城，一战成名，为人多智，擅马球。

豪格

皇太极之子，为人豪勇无比，却智谋不深，不甚得皇太极所喜，狂傲自大，目中无人！

◀ 文臣榜 ▶

何斌

大汉财政大权负责人,大汉兴国第一功臣。与汉帝相交于微识,共同创业,以其经商理财的天赋为张伟积累下了统一天下的资本!被封伯爵,更被公认文臣第一,尊为太子太傅。

吴遂仲

为人多智,身为儒人,颇具治理天下之才,大汉开国之功臣,位为六部之首,后封伯爵,但因陷入党争而被贬离京城!

袁崇焕

明朝第一名将,蓟辽总督,以文臣身分统领辽东大军,镇守辽东数十年,让满清铁骑未能踏足中原。

熊文灿

明朝大臣,福建巡抚及两广总督而挂兵部尚书衔,总督九省军务,其人甚贪,颇有些才能,后为张伟狡计所害。

江文璠

其人极具才华谋略,是以张伟放心让其独当一面,继左良玉之后经营倭国。

陈永华

大汉第一贤臣,有治国之大才,与汉帝张伟相识于微识,更是汉帝身边最得力的谋臣,虽未在朝中为官却为大汉培养出极多的人才!极受张伟所敬重。

郑煊

前明降臣中最受汉帝张伟器重的文臣,极具治国安邦之才,大汉六部尚书之一,更被封侯爵。

洪承畴

前明三边总督,明末著名文臣,以文臣之身统帅三军,智计极深,谋略权术过人,最终却败于汉帝张伟之手!

孙传庭

前明陕西总督,为人行事狠辣,以文臣之身却敢在打仗时身先士卒,可算是大明文臣中极少有的狠辣角色!后败于张伟之手!

黄尊素

东林大儒,大汉兴国文臣,官至兵部尚书,掌军国大事,思想守旧,儒家思想难改,在汉帝张伟大力改革的过程中常提反对意见,但仍被封爵!

吕唯风

为人才智过人,有治国安邦之能,支持改革,忠于张伟,极有主见和谋略,极得张伟器重,委以治理吕宋的重任。与江文璠等人各自独当一面,后在党争之时接替吴遂仲六部之首的位置,位及伯爵!

◀ 其他人物 ▶

李自成

明末义军首领,又称李闯王,领农民军数十万转战天下,而使明王朝风雨飘摇,一蹶不振。

张献忠

一方奸雄,靠农民起义发家,转战天下,后寄身于蜀中,拥兵自立,为人凶残,常有屠城之举!

柳如是

大汉皇后,贤德异常,性情温柔,才貌无双,出身低贱却心灵高贵,极受张伟之爱!

吴琴

南洋大族吴清源孙女,自幼学习西方文化,其美若奔放的牡丹,高贵却不失大方。张伟暗恋之人,后却因政治原因未能结合,此为汉帝张伟一生最大的遗憾!

冯锡范

大汉军法部最高负责人,铁面无私,从不徇私,甚得张伟器重!

孙元化

为人不好官场,一心只专于火器,乃是明末著名火器专家,也是大汉火器局总负责人,其人不修边幅,不喜言语,狂放不羁,极得汉帝张伟宠信! 位列伯爵,大汉开国功臣之一!

徐光启

明代著名的科学家,孙元化的老师,奉天主教,其人学贯中西,力倡改革,助办太学,力挺张伟!

李 岩

年轻有为,智深如海,却含而不露,不张扬,不喜官场,文武双全,汉军北伐中表现极为出色,以战功而得侯爵之位!

高 杰

大汉密探统领,为人行事刁钻阴险,颇有奇计!虽少上战场,但其功不可没,甚得张伟宠信!

郑芝龙

海盗巨头,经营海运数十年,富可敌国,但却败于张伟之手,使其海上霸王的地位被代替,后被明朝招安,官至两广水师总督。

劳伦斯

英国驻南洋的海军高级军官,因与张伟关系极好,而成为英国大将,曾帮张训练出一批极精锐的水师!



第一章 图谋澎湖

诸人随在张伟身后出正门，绕仪门旁东便门而入，直到指挥使衙门内堂。虽说是内堂，规制却远在内地巡抚衙门之上，密密麻麻坐了五六十人，却是一点也不嫌拥挤，各人稍待片刻，便听到外面靴声响起，却是施琅带着水师二十余名舰长而来，见各人都在，施琅也只是略一点头，便在张伟身旁左首坐了。

张伟因见各人到齐，便坐在堂上向下笑道：“各人都安静了，周全斌，你来猜猜，今日大集诸将，所为何事？”

周全斌纳闷道：“属下不知。若是要大阅台北台南军队，大人吩咐就是，何必叫大起呢？若说打仗，好像现下也没有敌人可打，全斌委实是迷糊了。”

张伟又目视张薰、张杰、林兴珠等人，只见各人皆是摇头，料想亦是无人能猜想得到，便将腰间佩刀一抽，轻轻在空中一劈，方轻描淡写说道：“爷是要和郑老大火拼一场，彻底干掉他的海上势力，还要占了澎湖，夺了他在澎湖的基业。除了刚受招抚，不方便攻入内地将他在安海的老巢端掉，我这次要砍断他的四肢！”

见堂上诸将各自目瞪口呆，张伟向施琅道：“尊侯，你来说说，咱们的郑大总兵下了什么命令？”

施琅闷声道：“他刚任了福建副总兵，名义上成了咱们上司，立时派人来台，调水师去厦门，道是要协助他清理海面，又让我亲自去安海听令，说是要就近指挥。我说朝廷只是节制台湾，未尝要咱们听候调遣，听他那使者的意思，便要限制所有的船只来台，亦不准台湾船只去福建，除非咱们的舰队归了他，不然的话，休想安生了。”

张伟冷笑道：“我早知他不能容我。一山岂容二虎？他当初没有料到台湾能做到今日这般局面，心里当真是又悔又恨，前番借招安一事想暗害于我，现下借着官阶比我大上几级，便要对我指手画脚，削弱我的实力。哼，他不过打垮了一个广东海匪，便以为天下之海，海洋之阔，唯有他郑一官独大了？我原本就要进逼倭国，独霸南洋，现下正好，借着郑一志得意满之际，想办法除了他！”

张瑞原本侍立在张伟身后，听他说到此处，忍不住振臂呼道：“好啊，铲除郑一，整

个南海便是大人一家独大，再也没有人敢对大人不敬，早就该除掉郑一，收服所有的小股海匪，称霸一方！”

因见张伟回头斜他一眼，吓得顿时不敢做声，此种军议，张瑞身为张伟的亲卫统领原本不该发言，此次算是得意忘形了。

张伟倒也不待诸将有何意见，直接命道：“全斌，你带两千人，分上水师船只，郑家水师习惯跳帮肉搏，嘿嘿，到时候两船若是相近，他们必然想方设法跳船来攻，到时候，乱枪齐发，让他们跳在海里，去和龙王肉搏去吧。”

又令道：“张肅，你领金吾卫待命，待消息传来，便去强攻澎湖。”

待张周二人凛然领命，张伟便向堂下诸将喝道：“各人回去勤操士卒，认真备战，若有懈怠者，定斩不赦！”

说罢起身，自向内堂而去。除了施周张并诸校尉，余者皆令散去。那林兴珠转身下堂，心里只是纳闷：“大人如何能不惊动朝廷，不以反叛之名公然攻击一省的副总兵，这可当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啊……”随着张伟进入内堂的诸将显然幸运得多，各人一落座，那张肅同周全斌等人便齐声问道：“大人，咱们怎能公然攻打朝廷的副总兵？这不是又反了么？”

张伟一进内堂便闭目端坐，见诸将七嘴八舌问讯，也不做声，只将手略摆一摆，示意诸将稍待。

张肅等人原本想问施琅，见施琅也是沉着脸不做声，各人无趣，便只得枯坐等待。一时间房内诸将连同施琅、张伟，各人都如泥雕木塑一般，各人眼观鼻，鼻观心，那桌上的茶水纹丝不动，直过了两炷香功夫，张伟听到后院传来十数人凌乱的脚步声，知是英国人到了，便睁眼笑道：“你们这伙傻子，不让你们说话，可又没有让你们立规矩，该走动便走动，该喝茶便喝茶，现今弄得跟菩萨似的，像什么样子！”

张肅笑道：“您自个儿就是个菩萨一样，弄得我不敢乱说乱动的，现下倒来怪我们。”

张伟叹道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，我心中犹豫很久，方下定了决心。其间若是出了岔子，便会打乱我的全盘计划，是以我心里也有些紧张。”

又放声大笑道：“拼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！不管怎样，这票买卖老子干定了！”

说罢便听到外面有飞骑亲兵禀报道：“大人，门外有劳伦斯中校与其随众求见，请大人示下。”

张伟厉声道：“请他们进来！”

话音未落，便见那劳伦斯带着身后十数英人军官鱼贯而入，他与施琅是老熟人，点头致意，便算招呼到了，然后向张伟一躬身，身后英人便随他一齐一躬，齐声道：“张伟大人您好，本人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！”

他跟随张伟两年有余，官阶已从上尉升至中校，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因张伟的专卖权而每年赚上大笔的银子，全公司上下对张伟都是赞誉有加，礼数周到，唯恐哪一天惹恼了这位霸主，剥夺了公司在东南亚的利益，是以劳伦斯虽已官至中校，却是

不能水涨船高，反倒对张伟的尊敬和礼数越发的周到妥帖。当下张伟见了这伙英国佬毕恭毕敬地向他鞠躬行礼，也只是略弯下腰，以示回礼，便摆手道：“各位请坐！”

那劳伦斯带着身后诸少校、上尉、中尉一行十数人，此时听得张伟吩咐入座，各人便纷纷寻找座位，劳伦斯又免不得与周全斌等人招呼问好，乱纷纷有盏茶功夫，各人方依官阶坐定。

张伟见各人坐定，便笑道：“大伙现下猜到些许了吧？我的计划是：第一步，劳伦斯中校引四艘战舰击澳门，败退。澳门有大三巴炮台，易守难攻，英军舰队败退之后，转攻澎湖。郑军舰船必然来援，澎湖乃是郑家的海外贸易中转站，他非救不可！待郑军舰船大股来援，我军水师挂英国旗，改换英国海军军服，会合劳伦斯中校的舰队，将郑氏水师尽歼于海上，然后澎湖必克。到时，我军以弹压英人之名出兵，攻克澎湖，奏报朝廷，则事定矣。”

那劳伦斯点头接话道：“第一步已经结束，十天前我们已经攻击过葡萄牙人修建的炮台，自然，我们是无功而返。相信熊文灿已知会过郑芝龙小心戒备。”

张伟待他说完，又道：“全斌，海上决战你会同施尊侯并劳伦斯中校，以步兵克敌登船肉搏之兵，虽说咱们炮多，总归会有漏网之鱼，你务必慎之！”

“全斌知道了，请大人放心。”

周全斌听命后又沉吟片刻，似乎有话要说，却又是欲言又止，将张伟发兵令牌接了，也只得微叹一声，便退将下来。

却听张伟又道：“张薰之事便简单多了，带兵待命，待海上决战之后，立刻兵发澎湖，郑芝龙在澎湖不过留有千多兵马，且多是老弱残卒，你带两千人若不能一攻即克，那便提头来见吧。”

“那是自然，张薰自信还不至于如此。”

张伟咬牙笑道：“若仅是如此，也不必将你传到后堂来训话了。澎湖被郑芝龙结营多年，他的势力在岛上盘根错节，若不趁此机会敕除，只怕就是打下来也是个麻烦。你听好了，除了郑氏留守的军人都须杀掉，一个不准留。那些郑氏留守的商行商人、码头帮办、看宅守院的家人，凡是与郑氏有直接关联的，也都杀掉。可明白了？”

他话音一落，堂内诸人都是打一冷战，饶是张薰唯张伟之命是从，也是犹疑片刻，吃吃道：“大人，那些人若是有家属在岛，该当如何？”

“不论壮丁妇孺，尽数杀了。”

各人闻言皆是默然，历来海盗火拼不留活口那是常例，只是眼前诸将自跟随张伟以来，虽担了海盗的名，劫掠火拼之事却是一回也没有做过。现下大家都以正统军人自居，这么着公然地杀戮平民，心中委实觉得难堪。

“怎地？张薰你下不了手？当真是仁慈善良的很哪！”

张薰吃吃答道：“大人，杀那些郑氏家兵也罢了，杀平民我已觉为难，若是老弱妇……”

张伟闻言猛然站起，立时将堂下所有人吓了一跳，各人亦急忙从座位站起，却见张伟急步行到张薰身前，微笑道：“这么说你是不听令了？”

他虽面带笑容，语气和善，周全斌跟随他多年，知道他此时已然怒极，急忙跪下，泣道：“大人，张薰也是怕杀戮过度有干天和，对大人不利……”

见张伟不露声色，又抬头亢声道：“大人好杀，却不知得人心者得天下？”

“放屁！”

张伟绕着身边的周全斌急步而行，边行边指向他道：“我早便和你们说过，慈不掌兵，义不理财。一个个全然不将我的话放在心里！你周全斌上次打台南时，便有许多口舌，现下又是阻我大事，怎地，你当我不能责罚于你吗？是不是现在贵为统兵大将，手底下六千虎贲之士壮了你的胆啊？嗯？”

施琅见堂下诸将皆吓得脸色苍白，一起跪下，他唯恐张伟急怒之下要处置周全斌，到时候却不好转圜，忙道：“全斌，你跟着大哥这么些年，难道不知道他的心思？那郑家在澎湖岛上经营这么些年，你可知哪些是商人，哪些是郑氏的人，又有哪些人肯归附，又有哪些人一心想渡海而逃投郑芝龙而去？”

张伟此时冷静下来，抬手将周全斌拉起，又向诸将道：“都起来吧，是我太急了。”

周全斌哽咽道：“大人，全斌是想全大人的英名，不欲多年以后，史书有云张伟杀澎湖平民的字样。”

张伟叹道：“我知道你们皆是好意。我岂不知杀人太多不祥，在那台南之时便依了你。若是怒而杀人，我必遭天谴！澎湖之人良莠不齐，我实在不能放心，此次，不狠心也只得狠心了！”

转头向张薰道：“你可听命？”

张薰将头一低，道：“末将听令！”

“甚好，你们留在此地，与施琅并英人军官商讨细节，将各般细务都考虑周详了，写了节略呈给我看，今晚之前务必将此事定下来。”

又向劳伦斯道：“中校，晚上你走我便不送你，此次事急，待庆功宴时，再请你喝酒吧。”

说罢向诸英人略一点首，便从堂内东门而出，向自己书房而去。他自辽东归来后，有感郑芝龙势力越来越大，如不急图恐有尾大不掉之势，郑芝龙倚靠朝廷信任，收取水引、垄断对日贸易，又在海上对张伟与英人贸易的船只百般刁难，现下做了副总兵，若是不拔掉这根刺，张伟遏制倭国、独霸南洋的海洋霸业就无法迈出第一步。是故与何斌、施琅商量拟定了会同英人打掉郑芝龙海上势力的方案，就算是郑芝龙留在岸上毫发无伤，失去了海上实力的他，也只能是无牙的老虎了。

在张伟做出了初步计划后，便由施琅联系劳伦斯，那劳伦斯听得张伟有这般的计划，也不敢做主，立时便回到了印度，向东印度公司备报，待得了肯定回复后，方又回来秘密与张伟商订了合作方案，其间细节，除了张、伟何斌无人知道，便是施琅，也只是略有所闻罢了。

此时行动即将展开，张伟也是智珠在握，知道谋定而后动，又有台北精锐水师和步兵为英人强大后盾，此次作战，只需一切按计划进行，必无失败的道理。身为一军统帅，张伟最欣赏的就是德国人严格制订计划，将一切可能变数考虑在内的严谨，只

是他现下没有好的参谋人才，不能做到那一步罢了。

当他心事重重回到书房，却见何斌正躺在书房卧榻上酣睡，张伟没好气在他身上重重拍了下去，喊道：“廷斌兄，起来！”

何斌吃他一拍，原本也没有熟睡的他便立时坐将起来，伸了一个大懒腰后，向张伟笑道：“部署完了？”

“是，定了全斌上船，张薰攻澎湖。详细的计划，待晚间他们商量好了，便会送来给我。”

“可有人反对？”

“倒是没有，打掉郑老大也是他们的夙愿。谁都知道一山不能容二虎。”

何斌点头道：“我初时也只是怕与朝廷直接起冲突，你现下的计划可以消弥我的顾虑，想来诸将也明白，大家自然没有什么意见。”

张伟不理睬他，将身坐在太师椅上，向门外喊道：“人死了么？快送两碗参茶来！”

又向何斌嘟囔道：“这阵子太费脑子，头都大了！”

何斌笑道：“上位者劳心，下位者劳力么，你不过转转脑子，几千人就为你卖命去了。若还是抱怨，那把台北之主的位置让给我好了。”

见张伟斜他一眼，何斌气道：“呸，当然稀罕么。我赚了大笔的银子，十辈子也使费不完，我真不懂你平日里努着劲想什么，莫不成你想做皇帝么？”

“我便是想做皇帝，你又能怎地。”

他两人正在说笑，却听那书房缕花木门吱呀一响，知是有人送参茶上来，两人便住口不说，却见柳如是低垂着头，手中端着木案，上放定窑产的细白瓷盖碗，慢慢向张伟案前行来。见两人闭口不言，只是盯着看她，不由得脸一红，却又将头略抬一抬，抿着嘴将盖碗放下，福了一福，转身而出。

何斌见她闭门而出，笑谓张伟道：“志华，我看你多年不娶，原以为你是兔儿相公呢，却不想你是等着如是这样的妙人。她虽年少，体态风流却压过了我所有的妻妾，当真是万中挑一的美人。怎样，再过一两年，便能收了房吧？”

张伟啐道：“你也是三十出头的人，人家一个小小丫头，你居然能说出这么不知羞耻的话来，当真是可耻。”

接着又笑道：“如是现下若是十七八了，我倒是二话不说，立时就娶了当老婆。”

他两人只顾谈天说笑，却不知柳如是走得不远，两人的话皆被她听在耳里，待听到张伟要娶她的话，柳如是满脸通红，向地下啐了一口，却是喜滋滋地去了。她一生最识英雄敬豪杰，来台不久已知张伟是难得的豪强，虽是小小年纪，却是在那妓院长大的她早已知男女之事，又蒙张伟搭救，心中早已将张伟摆在最重要的位置，现下听得张伟那般说法，又怎能不喜？

张伟自是不知她小小女儿家的心思，随口说笑一句后，便正容向何斌道：“此次灭郑之后，我当立取倭国！”

何斌点头道：“倭国有大量白银，若不是郑芝龙垄断，又加上幕府锁国之策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打它的主意。”